



伊莎贝尔·于佩尔

Isabelle Huppert  
Enfances et  
premières images  
d'une actrice  
en quête d'absolu.

### 《心房客》

《心房客》的故事发生在一座老旧的公寓，三组人物：轮椅男子与夜班护士、美国太空人与阿拉伯老奶奶、过气女明星与少年，他们在这栋破楼偶然相遇，费力地沟通，最终，孤单与疏离消解。这是一部有些荒诞又不乏温暖的影片。于佩尔在其中扮演过气的女明星。戏份不多，却依旧令人回味无穷。

她穿宽大的衣服，戴墨镜，喝酒，表现身份同时掩饰落寞。她的粗心、健忘，在拿着纸条找房间与忘带钥匙等细节中被准确表现。找制片人被拒，只用俯身呕吐的侧影，于佩尔就演出了她的绝望。最精彩的表演，是少年为女明星录制短片，她有大段的台词，背后是空空的墙壁，于佩尔说出一个王后也是一个母亲最深最痛切的爱。

少年与女明星一同观看电影，看的影片，正是于佩尔1977年的《编织的女孩》。她凭借此片获得数个新人奖。少年说：“电影里的你感觉好奇怪，就像是两个不同的人，像在另一个人生里。”于佩尔借女明星的口说道“我们都同时过着好几个人生。”

在《编织的女孩》里，于佩尔还是一个脸圆圆的二十四岁少女，满脸小雀斑，青春逼人。今年，于佩尔已经六十四岁了。她很瘦，眼角有皱纹。但穿上裙子，依旧优雅，可以是老师，女强人，家庭主妇，艺术家或者任何人。

在戏里，她掌控着别人的人生，在生活里，她有个当导演的丈夫，是三个孩子的母亲。她对采访的记者说：“生活里的我可是个好人，很可爱的。”



《心房客》

2017年1月9日，第74届美国电影金球奖颁奖典礼落下帷幕。伊莎贝尔·于佩尔主演的法国影片《她》获得最佳外语片和剧情类最佳女主角两项大奖。于佩尔长长的获奖纪录添上新的一笔。《她》的导演是曾执导过《本能》等影片的著名导演保罗·范霍文。接受采访时，保罗·范霍文不停感谢于佩尔，称赞她的“大胆”“真实”与“才华”。于佩尔的才华早已被世人认可，《钢琴教师》《八美图》等影片助她横扫全球各大电影节奖项。她曾担任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主席，2009年获得欧洲电影奖终身成就奖。

2016年，除广受赞誉的《她》之外，于佩尔主演的影片《将来的事》和《心房客》(2015年10月法国上映，但大多数观众2016年才看到本片)在年末的佳片盘点中屡屡上榜。于佩尔的演技更得到了众人的推崇。

# 她

本刊特约撰稿 石莉萍

## 掌控下的人生——伊莎贝尔·于佩尔的三部新作

### 《将来的事》

相比《她》中米歇尔的强悍，《将来的事》中的娜塔莉要柔和得多，尽管她应当与米歇尔年龄相仿。

娜塔莉是一个中学的哲学老师，她的丈夫是大学教师，儿子与女儿都已成年。家里常常阳光充足，鲜花盛开。房间四壁都是书架，书架上书籍满满。她在一个小出版社有出版计划。学生法比安与她的交谈让观众知道她是个耐心、善良、智慧的好老师。

平静的镜面，破碎于细小的裂纹。校门口罢课的学生预示着社会的变化。女儿发现父亲外面有了情人，而娜塔莉一无所知。出版社换了新人，她的书因销量问题不再能出版。独居的母亲不断打电话骚扰她的工作与生活。最终，丈夫决定搬到情人那里……

娜塔莉在丈夫告诉她决定时，先是愕然，随后是镇定，于佩尔用眼神、动作、语言，准确表现了娜塔莉的内心变化——她终究是一个有主见的女人。虽然，



《将来的事》剧照

她在公交车上最终落了泪，这泪分明又是伤痛与自嘲，因为她始终认为丈夫还爱着她。这一刻的落泪使她明白，又令她释然。于是，她不再留恋这个人，却留恋海边别墅她亲手种下的花朵，当人不如花时，她也便放下了这人。

《将来的事》获得2016年第66届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——最佳导演奖。年轻的女导演米娅·汉森·洛夫并不想塑造一个被丈夫抛弃的怨妇。影片里书籍封面、人物对话中，不断出现叔本华、夏多布里昂、汉娜·阿伦特等哲学家的名字。片中人物对哲学、人生的思考，融入到日常生活的细节之中，既不高深，又不贫乏。

教室里，娜塔莉朗读了卢梭的语句：“假使快乐不来，希望就会延展开来，激情维持多久，幻想的魔力就持续多久。这个状态是自给自足的，其伴随的焦虑是一种满足，它填补了真实。”学生静听，于佩尔的声音安静有力，来自一颗坚信的心。“《将来的事》的确是一部罕见的具有哲学深意的作品，它为角色设计的人生未来，既非一黑到底，也非无限光明，那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点点模糊和混沌，恰恰是这部电影最迷人的底色。”(《好莱坞报道者》)快乐不来，希望会带来一切，所有的结局，都是“将来的事”。

### 《她》

影片开始于一片漆黑之中。一阵呼号之后，渐渐明亮。于佩尔饰演的米歇尔坐在地上，遍地狼藉，袭击她的蒙面人已经逃之夭夭。只见米歇尔静坐了一会儿，便站了起来。扫地，洗澡，去医院检查，上班。仿佛这是一个寻常日子。

米歇尔是一家游戏公司的老板。以她为中心，放射出数条线索：她与前夫、与儿子及儿子的女友、与闺蜜(合伙人)、与邻居、与母亲、与公司的员工。米歇尔如同网中心的蜘蛛，不停地编织着这些线索，维持这网的完整、光洁甚至美观。她冷静、强悍、智慧。这样的角色，很难讨人喜欢，只会让观众心情复杂。

片中的米歇尔卷发披肩，优雅但强大。她总是快速地去。提问或回答都只点到为止，却常一语中的。行事果断，从不拖泥带水。她在圣诞聚会上“暗算”前夫的女友，对儿子的女友恶语相向，对父母冷酷无情，与闺蜜的丈夫纠缠不清。甚至，与袭击她的凶手，也陷入暧昧与角力。紧张的悬疑气氛中，情节一路推进。最终，米歇尔掌控一切，一切背离的都重回轨道：前夫与儿子得到她的关照，闺蜜仍与她形影不离，她成了祖母，父母离世，凶手毙命，新推出的游戏大获成功。

墓地，跟闺蜜相伴渐渐走远的米歇尔，让人爱不起来，恨不起来。于佩尔的眉梢眼角，仍有童年伤害，仍有深深孤单。她强大，只为了筑起堤坝，让汹涌的洪水不至漫堤，一切可控，一切苦涩前行。若她是一只缀网劳蛛，连恶徒都无法割断她的网。于佩尔让人心服口服。

几年前，曾有记者采访她，问她总是扮演情感与身体极度压抑的女性，让观众很难接受，她会不会嫌弃这类角色？于佩尔回答道：“从不，观众也许会讨厌那些角色，可我很喜欢她们。我不需要逼迫自己去喜欢上她们，……我在选择剧本的时候，通常都能看到这些人物天真单纯、讨人喜欢的一面。去饰演她们，就相当于接受不同的自己。”《她》中的米歇尔仍是这样的角色，于佩尔以对“她”的深深理解与同情，演出米歇尔的复杂，使观众体会到生活与人性的复杂。



《她》剧照